



駱賓基著

老魏俊与芳之

老魏俊与芳芳

路宾基 著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007 字數74,000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4\frac{1}{16}$ 插頁4

1955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12500冊

定價(3) 0.33元

目 次

老魏俊和芳芳.....	1
关于飼养員給狗咬伤的問題.....	12
六月的早晨.....	28
午睡的时候.....	40
黄昏.....	53
夜晚.....	62
月出.....	79
半夜.....	94
夜归.....	107
后記.....	127

老魏俊和芳芳

一个六月間的黄昏时候，天呢，不是正經的气色，大塊的烏云从四面八方凝聚在一起，仿佛誰坐在高空調动、布置着它們；風呢，一会儿往南奔馳，一会儿又往北卷着，而且不該黑的时候，天却黑下来，黑的对面望不到六尺远。

这时候，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低着头，从柳河村口匆匆走出来。她是死去一周年的本村共产党员刘景泰的閨女，名叫芳芳，正在六里外五星乡的小学五年級讀書，一天来回走兩趟，若是晌午沒有从家帶干粮，就得多跑一趟，兩条小腿細長細長的，走起路来可輕捷呢！她母亲是耕作区妇联委員，名叫王美英。現在她是受母亲的囑咐，到柳河耕作区的牲口棚去牽推磨的牲口。牲口棚在柳河村东北角兒上。一年前，柳河村還沒规划为五星高級农業社的耕作区的时候，这里是一塊荒場，到处是古坟和埋葬外乡人的土墓，有些弯弯曲曲的小树木，刺蝟盜的坎窟窿，水窪，葦草什么的……虽說在观念上芳芳早就破除迷信了，而且这里的棺骨早都挪了，变成一片溜光溜光的有大草垛的曠場了，但这样坏的天气，越来越

黑，黑的眼前就像碰到鬼打牆一樣，而且車道上淨是稀泥，分明一個人走，却覺得叭噠叭噠有兩個人的腳步聲。牲口棚就在曠場的背後，芳芳兩條小腿越走越快，最後像箭一樣穿過飼養員老魏俊一個人住的大院子，一下子兩腳跳進老魏俊住的向陽房門口，帶着喘吁，幾乎是歡叫着：“呵呀！可把我吓壞了！”

飼養員老魏俊正給那些剛剛出勤歸來的牲口拌草，在這裡的氣息可是分外安靜，牛的吃草喘息聲，驢的不安的擲蹄子聲，還有牲口揮趕什麼蚊蟲的甩尾聲，都听得清清楚楚。一股為六月間所有的悶熱氣，帶着濃厚的牲口糞味兒、雨季青草所有的腸濕氣，沖臉撲來。只聽見黑影里隔着東穿牆門，傳來又粗又懸的老年人聲音：“怕什麼！”“是誰？”“噢！今天推磨可沒有牲口了！”這聲音越來越近，最後，聽見擲下拌料棍子，在芳芳面前現出一個又高又大的身影來，在模糊的陰影中，還可以看出來，這個六十歲的老漢，腰背是那麼直挺挺的，仿佛從來不會彎曲似的，給人那種堅硬的感覺，就像石頭雕鑿的一般。不难看出，這是一種和武術鍛煉與軍伍生活有關的體質。

老飼養員魏俊在當年的西北軍里，確實當過差，一手喂着炮兵連的十二頭口外產的蒙古馬，為了夢想下半輩子有個養兒育女的溫暖家庭，部隊從南苑一調動，這個老雇農出身的魏俊，如他自己所說的就“流落”下來了。當時在北京推水車的大半全是山東老鄉，他就滿懷信心和希望干起這個行當兒來。過了兩年，還是沒積攢下什麼東

西，眼看四十出头的人啦，还能空着兩手搭上盤纏，回家乡去当捐活的嗎？哪里的黄土不是一样埋人！就背着行李卷兒又回到南苑附近的乡下，在人家地主大門里当了兩年長工；不行，又租到三十亩“庄子地”，和單身汉老乡搭伙种，还是支持不下去，又得給地主捐活兒。就这样，又怨年成又怨命，又当雇农又当佃农，柳河村的地主从段祺瑞，换了張景堯的侄子，又換了什么蕭振瀛，十多年的時間过去了，他老魏俊还是單身一个人。誰想，临老还能赶上这段黄金似的日子！解放头三年，老魏俊在柳河村分了地，有了自己的牲口，后三年从互助組到五星农社，他老魏俊賬上有設備性投資，有生产性投資，又有存在信貸社的現金，如果不是三年来，回了兩趟老家，算起来倒能有千把元的家当了。老魏俊却还是省吃儉用的，冬天穿着件破皮襖；現在呢，是件肘头、肩膀都有大塊补釘的褂子，他准备等着自己的第二个亲侄兒再大一些，能領出来——現在还小，剛滿五岁，还离不开他娘，再等兩年就大了。他老魏俊打算把他过繼到自己名下来，还打算給他在外面說亲事。尽管如此，飼养員老魏俊，却是五星社四个耕作区、十八个生产队的先进工作者。不管哪个耕作区所屬的生产队上的牲口，也不管是牛还是驢子，只要是瘦的連牽到市場上去也沒主顧来打听行市了，可是社里还舍不得放手，就牽到老魏俊的院子里来，說是“讓咱們老飼养員侍候吧！”仿佛老魏俊有一套妖法似的，本来是一躺倒，就得召集一伙人，搭上四根大繩往上拍的瘦馬，隔上

兩三个月，你領着人到老魏俊牲口棚里去看吧！簡直就和柳河耕作區那頭棗紅馬一樣，那些原使喚主兒就分不清哪一匹是在這寄養的。你看吧！那些外村來的社員，摸弄摸弄這匹馬的頭，又拍拍那匹馬的背鬃，端詳端詳蹄子，辨別辨別前腿兒，這個說胸口像，那個說眼神兒不一樣！而老魏俊這時候的臉色呢！就年輕了十年。你看他吧！向這個本村社員呶呶嘴，向那個本村社員擠擠眼兒，一直問：“你敢認呀！是這個蹄口呀？”“不錯呀！你再看看背鬃上的毛色呢！”直到有人實在忍不住，指出來了，原來那些使喚牲口的主兒們也確定下來了，老魏俊還是不認賬，只說：“你們看准了，就往外牽呀！我可是不認得！”現在呢，老魏俊情緒可有點不好，原來有六頭馬到田間大道去拖聯合收割小麥的機器去了！那六頭馬扑騰的全身都是泥漿子呀！從大車上剛卸下來，連口草還沒吃，就又牽走啦！

“若是推磨，明天晚上來牽吧！”老魏俊又說：“我一定把那頭黑驢給你留着，下半天就從車上把它倒換下來！吃過午飯也行，誰也不讓他牽！”

“今天，我娘就等着使呢！”

“今天不行！哪！我點上燈你看吧！那不是拉磚拉的？你看，連草都不吃，累壞了！”

“社里天天拉那麼些磚作什麼？”芳芳不滿地說。

“蓋豬圈呀！你沒聽說嗎？咱們老豬圈里還有五十三口懷胎的母豬呢，都要在七八月里下崽子，三四口豬擠

在一塊不行啦！要分欄了！社里又從大連買來的十啦口
遼克夏小種豬，還沒住的地方呢！”

“咱們自己不是有那么些遼克夏小種豬么？怎麼還
老遠從大連買？”她那圓敦敦的臉上，閃着兩只好奇的聰
明的眼睛。

“得和外地遼克夏豬交換呀！”說話間，老魏俊從牆上
摘下油瓶子改裝的燈盞：“我還要篩草去。”順手拿起草篩
子來。

老飼養員住的房間有三個門，一個向陽的門，兩個穿
牆門，東頭是牲口棚，西面是鋤草的倉庫，一排三間空空
的，牆角兒堆着裝料的麻袋、大車套什么的，有兩三條長
板，兩頭都用磚墊高，顯然是冬季學習用的案子，都落了
一些雀糞什么的。老魏俊在頭里走，芳芳就在背後跟着。
冬天這裡多熱鬧呀！芳芳心裡想：還是冬天好，大家伙全
在這裡圍着燈，又有爐火，暖烘烘的，有時還演戲，台子就
搭在院外採草的曠場上，這裡是演員的化妝室，到處是彩
色的服裝、塗粉抹胭脂的扮像，可熱鬧啦！可是現在這麼
冷清，就是禮拜天吧，白天也在村子里見不到個人影。等
看見老魏俊蹲在燈底下，從草篩子里往外撿土塊了，也就
坐在半截磚頭上幫着撿，問：“怎麼鋤的草里這麼不干淨
呢！”

“有土塊不是壓秤么！”

“壓秤作什麼？”

“作什麼？多掙工分呀！”老魏俊說，“若不，什麼人講

話啦：能帶千軍，不管一民。你當咱們社里上千戶的社員，那么好帶領呀！”

芳芳望見老飼養員撥弄草的那又粗又硬的手指頭，突然想起在冬季學習時，他是用三根那么粗那么硬的手指頭，捏着只短鉛筆。想到這，就覺得好笑，但又覺得這樣就會傷害他似的，叫他知道就會使他難過的，就又用正經的口氣問：“你的第一冊農民課本念完了么？”

“哪有工夫念呀！”

“念了幾年啦？”從芳芳那圓敦敦的臉上，從她那兩只溫厚的眼睛光澤中間，又現出那種又聰明又調皮的神氣來，顯然她完全是明白的，而且問過不止一次了。

“幾年？兩三個冬天啦！就是不中用啦！”

芳芳聽見他富有感慨的話，果然為她早就猜到的，就覺得很滿意。又說：“要是你点上那盞掛燈多亮呀！怎麼人家外村生產隊的牲口棚都點呀？”

“咱們不能比人家！”老魏俊說，“能看得見就行！”

“我娘說，”芳芳思索着，閃着兩只又聰明又光亮的溫厚眼睛說，“趕到分了棉花預購款，給我和二小也買一盞帶玻璃罩的煤油燈。聽說款都下來了，可是還要等開過耕作區的會，才能分到手——唉！什麼事老是等着開會！”她像大人似的發出一聲嘆息。

“大家伙一塊兒過集體日子，不開會哪行！”老魏俊撿着土塊問：“你娘今年一春，又掙了不少勞動日啦？有多少？”

“我沒問!”

“沒有一百勞動日呀?”

“一百早出頭了! 我們還有積了一冬的肥料折價款, 也沒下來呢!”

“你娘是咱們全耕作區五個村子的女頭目人呢! 要是旁人, 不早要求管委會‘五保’了; 可是你娘就不要當五保戶。一個人又要開會, 又要勞動, 供養你們姐兒倆念書, 可是不易呀!”

“我明年高小畢業就不上學了!” 芳芳嘆息似的說。

“為什麼又不上學了?”

“我娘說, 再要上中學, 就要當超支戶了, 可是將來要供我兄弟上中學……”

“不上學, 你也有了書底子啦!” 老魏俊帶着安慰口氣說, “在咱們社里一樣能學到東西! 只要你留心, 哪點兒沒有學問! 種地怎麼沒有學問呢? 咱們社的電技工, 不是一個月比兩個耕作區主任拿的工分還多呀! 前兩個月電纜壞了, 北京城里的電信局子說, 沒人手修, 得等到八月里才能騰出人來, 當時正插秧, 等水, 咱們等到八月還能指望什麼收成呢! 可是人家電技工自己帶着徒弟給接上啦! 電井的水哇哇地淌, 電信局子還不信咱們社有這樣的能人呢? 喂牲口, 喂牲口也有學問呀! 你沒聽說嗎? 北京中央的首長們在會上都提到了, 中央首長向開會的外省幹部說: ‘第二個五年計劃, 拖拉機出產的還不夠分派, 一百份地, 還要使牲口耕九十份兒, 你們可注意, 不好

好领导农民照管牲口，到时候缺牲口种不上地啦，可不行！’还要繁殖小牲口！外省那些到北京开会的一听，你说怎么样，都说：‘这回回去，可要把喂牲口的粮食多往下放点！’可是牲口光靠喂料不行呀！就像你隔壁二哥似的，光贪图挣工分，也不管是什么道，又是泥，又是坑的，一车还是四百五百的往上装！牲口都弄得从泥里扒出来的一样，浑身净是鞭子印儿，那行呵？我今天向畜牧主任反映啦！刘进才要是再使唤车，我可不给他调配牲口！”

芳芳闪着两只又聪明又温厚的眼睛，安静地听着，心里想：他什么都知道呀！原来第二个五年计划，拖拉机才只能有需要额的百分之十的产品呀！原来牲口还这样重要呀！又感到他谈话，一点儿也没有把自己当作不懂事的小丫头，就觉得老魏俊是那么可亲，而且在她那圆敦敦的脸型上，就显得分外端庄了。她也用大人的口气说：“我爹活着的时候，他可勤快了，又给我们挑水，又给我们侍弄自留地的菜园子，一天不知道到我们家转几趟，可是我爹一死，半个月也不见来一趟，来回走动的隔墙门也堵上了，可自私哪！”自然她说的也是刘进才。又说：“我娘背后可没有少掉了眼泪！”

“你娘心底那么畅亮，还会掉泪呀！”

“当面你怎么能看出来呢？谁也不知道，连我兄弟也不知道，可是我有一天半夜醒了，听说过。我明明听得清清楚楚的，可是我娘听见我也哭就装着没事儿似的问我：‘你怎么醒了？哭什么呀！’还瞞着我呢！”

正說着，忽然她聽見院子里傳來她母親的响亮聲音：“我們家的芳芳，可在这里呀？”若不是她母親來，她簡直忘記自己是來牽驢了。

“在这里呢！”飼養員老魏俊望着芳芳，只見她吐舌頭，兩個眼睛溜兒溜兒的在那等待責罵似的轉着，就又笑着補充：“在这里幫着我干活兒呢！”又向她擠擠眼兒，那意思是說：“不要緊，我給你遮擋！”

“你說說這個孩子呀！”走來的人發出响亮的聲音，只從這聲音中，就可以聽出她是一個怎樣能干而又好強的中年婦女，“叫她來牽牲口，我還等着推磨，是等不來了！”一進屋聽見飼養員老魏俊夸贊芳芳，說是她談起話來，就像大人一樣，可斯文了，那個柳河耕作區的妇联委員王美英的圓敦敦的臉上，就現出笑容，在門口擦着鞋底，幸福地嘆息着：“若是真懂事，我又省心了！可就是不听话呀！一回來，就拿着本書看，沾到炕上了。叫她燒火吧！還是拿着書，草都燒到灶口外頭了，還不知道呢！也不知道那書上說的是什麼，把她迷的那樣！問呢，又不說。”

在陰暗的燈光底下，王美英那圓敦敦的面型，和芳芳一模一樣，是那麼溫厚，但那雙眼睛卻又不同，在伶俐中又透着一種心底磊落、處事果斷的氣質。而那伶俐的神氣，也只有手巧心靈的婦女才有的，仿佛她能綉得一手好花，又能給孩子剪些獨出心裁的各式窗花的人兒似的。衣褲又那麼干淨，俐落，完全不像一天勞碌到晚，懷中還帶

着一个四岁大小孩子的母亲。而且她自己也和芳芳一样，是那么健谈，一谈起家常来，就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了。

“依我说呀！”饲养员老魏俊叹息着，“这样好的孩子，还是要供她念书呀！人家超支户的孩子怎么都上中学呢！”

“咱们怎么能和人家比呀！他大爷！”

“王三在咱们社里去年就超支一二百元了吧！今年还不得给他垫上一百二百的呀！人家两个孩子可都上中学！再过两年，就要有三个了。那么他怎么不留下大的，在社里多挣点劳动日呀！他可不这么打算，看样子，背个三百五百的债务，一点不发愁，只要社里敢借，他就敢使！”

“我倒不是怕背债，他大爷！”王美英一手扶着门框说，“咱们全社一百三四十个中学生，不超支的也就是二十来户吧！要不，他大爷，去年咱们小社里怎么会欠下拖拉机站的机耕费呢！不是都垫在这些超支户账上了么？咱们再叫孩子上中学，也超支，那么上中学的孩子更多了，再过十年八年的，社里还能找到几个年轻力壮的劳动力呀！没人种地，出产不了那么些粮食，拿什么支援工业呀！她大爷，你说，不是这个理儿？”

“那倒是呀！”

“我可不能和你说家常话了！”那个面型温厚、眼神伶俐的王美英笑着说，“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呢！”于是在她的

想像里：有兩個孩子，一大一小，靜悄悄的，閃着四只怯怯的眼光，守在窗戶上，就性急起來，她說：“那頭黑驢呢？”

“什麼黑驢呀！”飼養員老魏俊突然嚴肅起來，“呵！那頭黑驢今天累啦！今天沒有推磨的牲口，明天吧！”

“那麼，那頭驢馬呢？”

“馬都沒回來！”老魏俊仿佛要阻攔她似的，跟到東穿牆門口兒說，“就是回來，也不能再干活兒了！……推一斗也不行！等明天吧！”

“明天，你知道，他大爺，我又不得閑了！”

“今天可不行，沒有牲口呀！”老魏俊半天又搔搔頭皮說，“你牽那頭花肚子母牛能行嗎？還帶着胎！”

“我不要牽它！”她還笑着，“沒見過那樣的牲口，拉一圈兒，站一站，可古怪啦！還得一個人拿着棍子，在磨道上跟着轉，你說不急躁人！”

“我說不行吧！”飼養員老魏俊寬慰自己的嘆息着，心想：你真的牽，也得另說。我知道你不会牽它！

“你知道，她大爺！”王美英說，“向隔壁進才家借了兩瓢玉米面子，不好再張口啦！再說，除了今晚有點閑空，明天耕作區又要開會啦！”

“再不，這樣吧！”最後老魏俊說，“我給你另外到村子里去找頭牲口……這頭黑驢可不行，我不管誰，推五升也不行！”

芳芳站在旁邊听着，心里想：這老头子真固執呀！可是，她對他又有了一種說不出的喜歡。

3月14日，西郊

关于飼养員給狗咬伤的問題

老飼养員魏俊到村子里去，給芳芳家找推磨牲口的时候，風势停了。但天色越来越黑，黑得对面不見人，虽說黄昏时候，却仿佛夜深三更天一般。

在模范軍屬袁月兒那座独門独院的住宅玻璃窗里，早已閃着灯光。五星农業社柳河耕作区的隊長會議，仍然在这里繼續开着，因为人工收割机播小麦，已經突击式的在进行。但牽連到許多問題，例如，落了兩夜雨，全耕作区的一〇八公頃棉花地又要“突荒”啦；再說割小麦的镰刀吧，因为依靠南苑拖拉机站的联合收割机，就沒有准备那么多，临到用了，市場上又缺貨；麻袋呢，不足数啦；公用的打麦囤子的囤席子吧，有的社員竟搭了自己私人的猪圈等等。

會議要研究的既多，在整整一个下半天的討論中又被攔腰截断兩次：一次是联合收麦机的駕駛員来找耕作区主任，要求把陷在田間馬路上的拖拉机，用馬匹給拖到石头鋪的公路上去；另外一次是往新庄养猪場运磚的車

夫小組長，来找耕作区主任，要求降低運輸定額，說是道不好，牲口累；此外，还有来借支的社員，蹲在外屋等着。因之會議进度就慢，而代表柳河本村的生产隊長出席的統計員小郑，臉色有些疲倦，实在想吃点什么东西啦，哪怕袁月兒回来給烤兩個白薯吧；又想：我們苏头兒發現問題，就是不及党分支書老曹，来得果斷，俐落；不知为什么，甚至于他觉得耕作区主任苏仁还不如南泡子沿村的生产隊長蔡进福有魄力，有主見。实际上呢，柳河村的統計員小郑是刚从因为雨季停了工的磚窖上轉来不久，头一次参加耕作区的會議，不管对主任，还是对外村的那些生产隊長，都沒有深的了解。

出席今天柳河耕作区隊長會議的，除了柳河村的統計員小郑之外，有天德庄的隊長王昌，南泡子沿村的隊長蔡进福，北泡子沿村的隊長宋广，新庄的隊長段明。

現在正輪到南泡子沿村的隊長蔡进福發言，他大声說，南泡子沿村离最近的机播小麦地，也有三里，若是不給附加劳动日工分兒，出勤率就是不会高。光靠生产隊長一个人，就是能耍十八般兵器，也玩兒不轉。又說，社員們宁肯挽着褲腿，下水剔稗子，也不願意把工夫花在来回的道上呀！不見实利，不听你的。語气間还有点發牢騷，还仿佛自知將要受到耕作区主任的批評而先作推脫的样子。話是說給耕作区主任苏仁听的，那双烏黑發亮的眼睛呢，却是望着天德庄的生产隊長王昌。

我們知道，十年前蔡进福在北京有名的天桥市場，跟